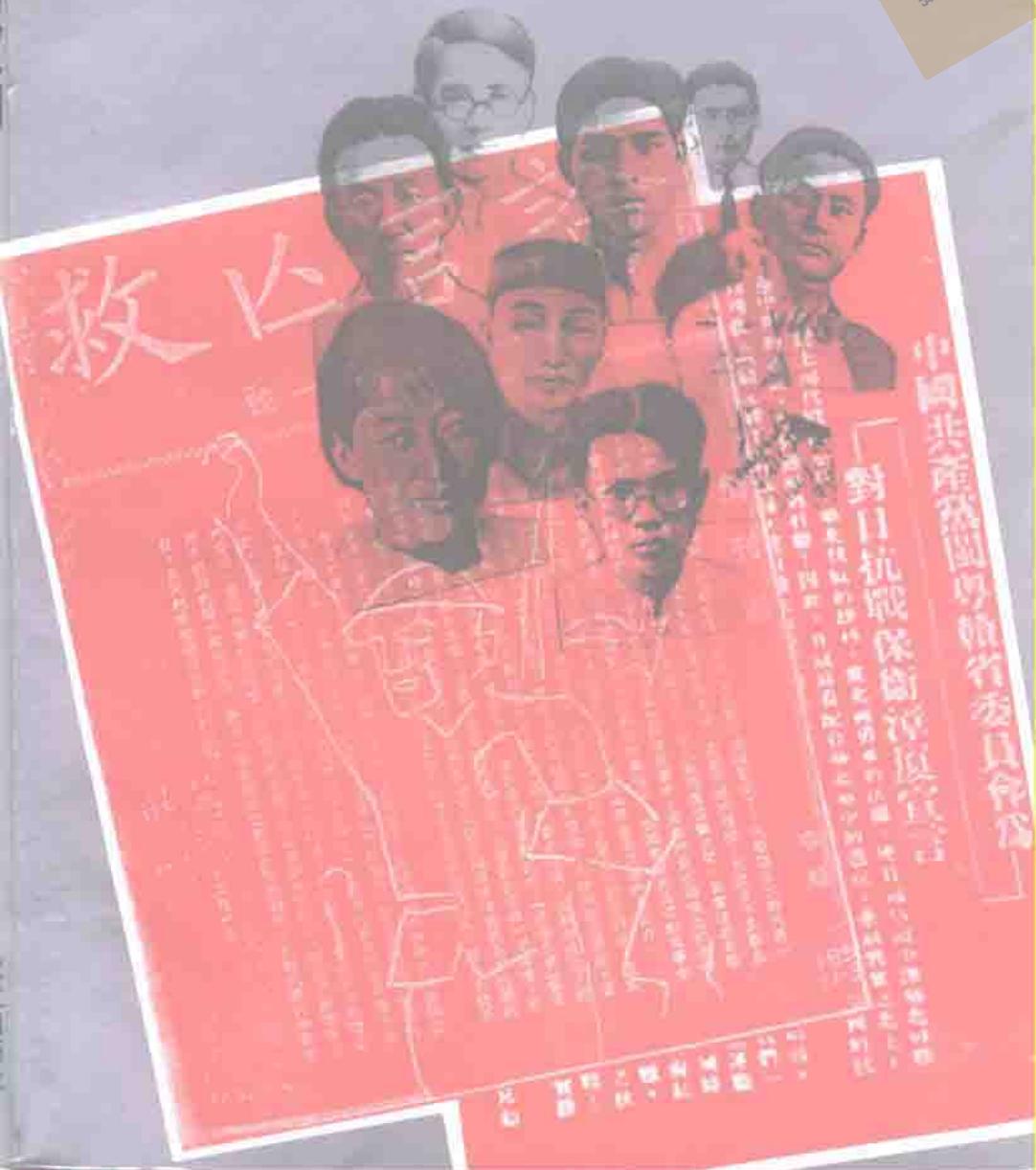


# 抗战时期的厦门

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鹭江出版社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获取更多电子书  
describ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 抗战时期的厦门

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顾 问:蔡望怀 张奋生  
主 编:洪卜仁  
执行编辑:江菱菱 罗 钟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抗战时期的厦门

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政编码:361009

沙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25 印张 6 插页 144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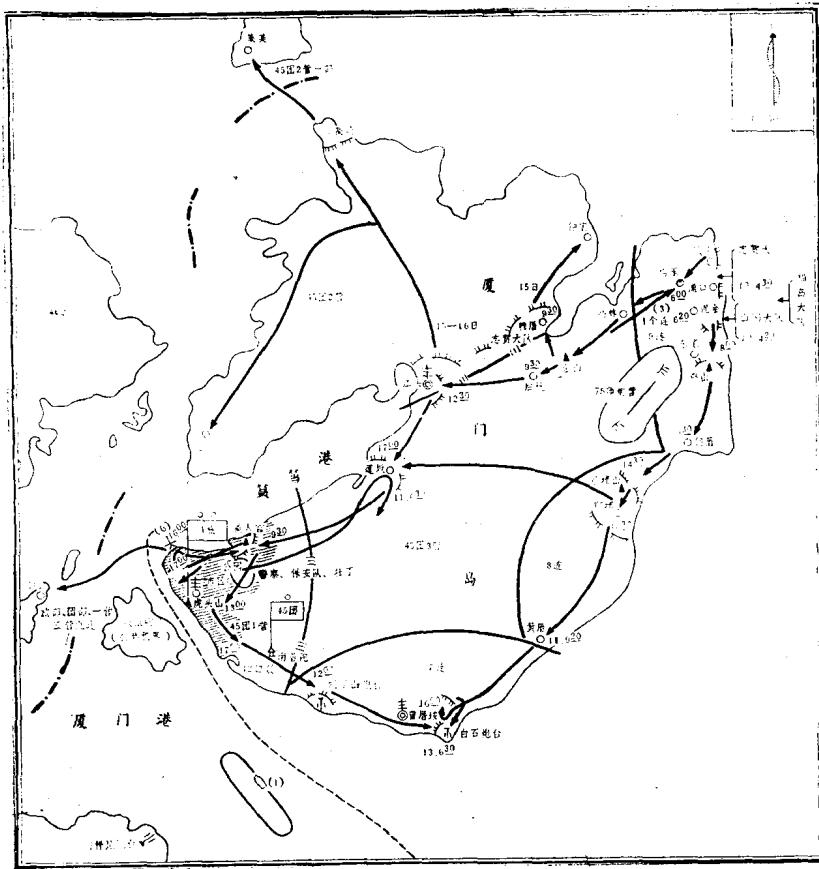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

ISBN 7-80610-210-8  
K · 12 定价:9.50 元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日军入侵厦门战斗经过要图

郑剑飞绘制

(1938.5.10—5.16)



◀中共“厦门工委”负责编辑、出版的《抗敌导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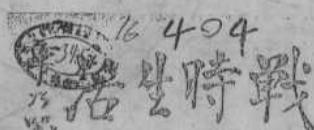
▼“厦青团”部分团员离厦前合影。



▶张兆汉主持编务的《战时生活》

▼邓颖超(后排右起第五位)在广州看望“厦儿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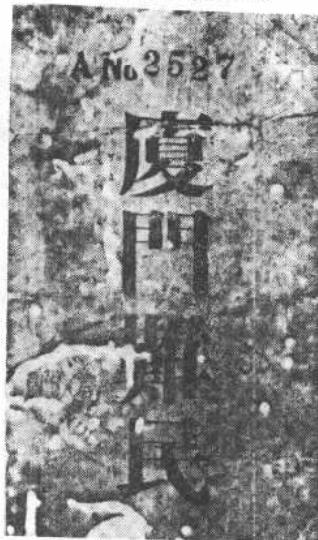
与部分团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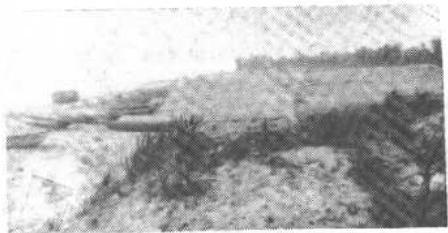
▲厦门鼓浪屿青年抗敌后援会出版发行的《战鼓》

▼沦陷期间厦门市民申请回内地  
日伪当局发给的难民证。这张  
难民证的持有人为沈观格



▼抗战初厦门市政府制发的“良民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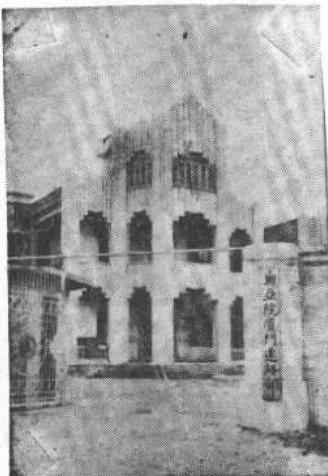
▲日军登陆厦门的五通浦口海岸

►厦门沦陷后日军在禾山沿海地带布置岗哨，加强巡逻，以防厦门军民袭击。



▼日本占领厦门期间的最高统治机构——兴亚院厦门联络部

▼日本军警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对市民强行人身搜查



# 序

蔡望怀

在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汇出版了《抗战时期的厦门》一书。我愿同撰写人一起，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此书介绍给大家。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所经历的痛苦和灾难，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取得的光辉的胜利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是一部用几千万人民的生命和鲜血谱写而成的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教材。《抗战时期的厦门》可以说是这部教材中的一个小小的篇章。它用生动翔实的史料——其中有亲历其境的当事人的记述，有当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也有首次披露的珍贵历史档案材料——将厦门岛那一段血与火，泪与恨，屈辱与战斗的悲壮岁月，一幕幕地重现在读者的眼前。对于那些曾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生活过的人们来说，家仇国恨，刻骨铭心，有些回忆是永世难忘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正在迈向中华民族新的世纪。今天，当我们处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世界新形势的时候，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用抗日战争的史实来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确实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昭示，总是虽旧而常新的。但愿我们都能牢记国土沦丧、百姓遭

殃的耻辱与苦难；但愿我们都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但愿我们都能加强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革命警觉；但愿我们都能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弘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英勇奋斗！我相信，这正是编汇本书的所有同志共同的希望所在。

## 目 录

### “我们是钢铁的一群！”

——回忆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	许文辛(1)
回忆厦门儿童救亡剧团	梁开明(8)
抗战中的厦门妇女	江菱菱(15)
厦门《抗日新闻报》	杨恩溥(21)
“血魂团”事件始末	林 华 黄颂年 江 虹(24)
刺杀日酋泽重信史实	陈 洋(35)
厦门日本陆军机关长田村丰崇伏诛记	亚 三(41)

厦门沦陷的前前后后	洪卜仁(45)
从档案看 1938 年厦门之沦陷	陈长河(59)
厦门失陷日记	纪 难(68)
厦门沦陷见闻	士 锰(72)
厦门沦陷期间日寇罪行杂忆	潘嗣岳(78)
日寇在厦门暴行见闻录	陈纹藻(88)
厦门五通泥金社的两个村祭日	何丙仲(96)
日寇在曾厝垵的暴行	郭昆山(100)
日军在莲坂烧杀掳掠的惨况	叶更新(102)
日寇蹂躏厦门港纪实	潮 信(105)
日寇在厦鼓的暴行	亦 逸(107)

厦鼓沦陷期间日军残杀我同胞的罪行.....	陈永謨(110)
日军在鼓浪屿的种种暴行.....	苏穆如(113)
抗战期间集美学校的八年搬迁.....	任镜波(116)
抗战期间鼓浪屿的学校生活.....	陈国强(125)
抗战期间的厦门卫生检疫工作.....	杨上池(130)
厦门沦陷时期的“交通船”.....	罗 钟(133)
鼓浪屿难民机构和国际救济会.....	永 锋(137)
鼓浪屿毓德难民收容所.....	朱鸿謨(140)
厦门沦陷期间的烟毒和赌场.....	洪 玲 叶更新(144)
日伪时期的大乘佛教会.....	张子权(156)
国民政府接收厦门的经过.....	许国仁(162)
厦门的“日俘”和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	洪卜仁(172)
附①厦门市抗战损失调查表.....	(177)
附②救济总署沦陷区损失调查.....	(183)
后记.....	(190)

# “我们是钢铁的一群！”

——回忆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

许文辛

参加厦门市各界民众纪念“五·九”国耻火炬大游行归来，几位同在鼓浪屿金门难民救济委员会工作的童丹汀（童新民）、张震欧（张华山）和我（当时叫许乃东），兴奋得不能入睡，一起漫谈几个月来厦门救亡活动的大好形势：开展抗日宣传，慰劳抗日战士，出版抗日刊物，组织“献力运动”，各项工作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刚躺下不久，就被打破深夜寂静的炮声惊醒，我和童丹汀等赶紧披衣跑到鼓浪屿青年抗敌服务团团部，一些团员也赶来了。知道敌人已在禾山登陆，团部立即组织一部分人到街上宣传、募捐，一部分人到厦门同其他抗日团体成员上前线救护伤员。

这时已是1938年5月10日清晨。同日傍晚，我们又聚集在团部，刘角夫（刘建智）等在天台焚烧文件和材料，洪涛（洪椰子）通知大家，要撤退到漳州，晚上10时在英华中学集合。

我回家拿了几件衣服和母亲给的10块银元，到英华中学礼堂，地上已经坐满了人。深夜，洪学礼（洪雪立）宣布开会，说：日寇已逼近市区，估计敌人占领厦门以后可能继续进攻闽南。市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团、慰劳工作团、文化界救亡协会、鼓浪屿青年抗日服务团、厦门诗歌会和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等团体部分骨干，打算撤往闽南沿海一带，“发动群众，武装保卫闽南”！会上决定成立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厦青团”），选施青龙（施大德）为团长，谢亿仁（谢怀丹）为副团长。计划以漳州为中心，在周围城镇、乡村宣

传抗日救亡。

会后，我和大家坐在小包袱上，等待天明，然后分批搭船渡海，在敌机扫射下陆续抵达嵩屿，步行去海沧。别了，厦门！别了，亲人！我的心情虽然有点沉重、哀伤，但更多的是参加新的战斗的喜悦。

11日晚上，在海沧小学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施青龙、谢亿仁、洪学礼、许展新（许符实）、张兆汉、邓贡直（邓家梁）、黄楚云（黄文哲）、童丹汀、刘角夫、王正安、林云涛（林环岛）、林松龄（林伯祥）、童晴岚（童雨霖）、许印滴（许岱宗）、童如等15人组成干事会，作为团的领导核心。并推洪学礼为组织部长，许展新为宣传部长，童晴岚为总务。全团108人，大家戏称是梁山泊一百零八将。

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成立了！抗战初期厦门的救亡团体和抗日活动，为厦青团的成立准备了组织条件和思想条件；厦门沦陷后闽南的抗战形势和任务，促使厦青团在硝烟弥漫中诞生。

厦青团是厦门抗日救亡骨干力量的总汇。

厦青团是时代的产物。

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在中共厦门工委（以后是漳厦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有8个工作队活跃在闽南的漳州、龙溪、南靖、平和、漳浦、海澄、同安和闽西的龙岩等县镇城乡，第九工作队（对外叫“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从漳州启程，经广州前往香港，转赴安南（越南）、柬埔寨，然后回广西桂林（并曾到湖南），行程万余里，奔走海内外。

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第一至第八工作队做了下面的工作：

1. 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动员广大民众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1938年5月12日清晨，工作队有的分赴新垵、港尾、石码，大队人马步行到漳州。我有生第一次穿草鞋走路，没走多久脚底起泡、流血，但还是忍着疼痛坚持走到了目的地。

厦青团团部设在漳州简易师范校舍。团部交给原厦门诗歌会

成员童丹汀、童晴岚和我一个任务：创作厦青团团歌。一天上午，我们坐在团部走廊栏杆上，根据厦青团的使命，讨论了主题和内容，然后由丹汀口占词句，大家逐句琢磨、修改，不到两个钟头，团歌歌词《我们是钢铁的一群》就产生了：

我们是钢铁的一群！  
担起救亡的使命前进！  
武装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战斗的火力，冲向敌人的营阵。  
不怕艰苦，  
不怕牺牲，  
为着祖国的解放，  
为着领土的完整，  
誓把宝贵的性命，  
去跟敌人死拼！

这首歌词以后托李英请曾雨音先生谱曲。曾先生还到团部教唱。

我起初参加漳州工作队，不久被调到龙岩工作队，接着被调到小溪工作队，最后又回到漳州工作队。

漳州工作队第一次出发宣传，就受到战斗的洗礼。我们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表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方言童谣：“滚滚滚！大家起来拍（打）日本！阿兄作先锋，小弟做后盾，拍甲（打得）日本鬼仔变做番薯粉！”最后站在椅子上演讲，揭露日寇侵略厦门的暴行。在转移到第二个地点宣传的途中，突然遭到敌机空袭，日寇在距离我们三四百米远的地方扔炸弹、扫射，工作队马上变成救护队，在炸弹爆炸声中救护伤员；以后又变成慰问队，到医院慰问伤员。蔡淑惠演唱《松花江上》，怀着“我的家在厦门岛上”的心情，自己和许多听众都流了眼泪。罗

孝武在医院演唱“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也使伤员十分感动。

龙岩工作队到金山、和溪，都同当地小学教师、中学生一起在圩日集市宣传，推动当地青年也参加抗日工作；到适中，我们利用当地土楼多的特点，用石灰水在壁上刷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军民合作，保卫福建！”等一个字有一人多高的大标语。

到龙岩，工作队遇到阻力，县长陈石打着漂亮的官腔说：“你们应该把‘战时’服务团改为‘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龙岩是后方，这里不需要你们。”他禁止我们宣传，限制我们外出。我和几位同志力争到街上刷写大标语，也有特务跟在旁边盯梢。

工作队在龙岩呆不下去，只好兼程赶回漳州，第一天到适中，走了 72 华里；第二天到和溪，走了 56 华里，晚上在村边的小庙里歇息，有的躺在铺好稻草的地面上，有的睡在桌上，我用 3 只竹椅当床铺，大家都睡得很甜；第三天从和溪经金山、龙山到南靖，走了 114 华里。经过近一个月穿草鞋走路的锻炼，我的脚底已不再起泡，但一天走 100 多里，太疲倦了，就在已经看到南靖县城灯火的时候，我们“先头部队”坐在草棚内等待后面的同志，我一下子靠在草棚柱子就睡着了，到南靖后发了高烧，隔天只好坐船回漳州。

休息了两三天，我被调往小溪工作队。小溪附近的东坑是漳州中心县委所在地，这一带群众政治觉悟较高，坂仔、南胜、大坪、小坪，纷纷派人请我们去宣传。我们白天唱歌、演说，教歌、教童谣，演活报剧，还编贴壁报，刷大标语；晚上演出自编的揭露日寇暴行、表现民众英勇抗日的短剧。在小溪，我第一次患疟疾，每天打冷战，发高烧，头疼，呕吐，晚上大量出汗，热度稍退，仍然坚持登台演戏。

东坑是老革命根据地，村干部和青年十分热情，许多人亲自到小溪帮我们挑道具、拿行李，为我们搭戏台、点汽灯。中共漳州中心

县委书记何浚、组织部长朱曼平，也坐在台前的长凳上，同群众一起看我们演戏，给我们很大鼓舞。在东坑3天，我们白天进行家庭访问，有时和农民一起下田，边劳动边谈心。刚好碰上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群众很热情地请我们到家里吃粽子，还向我们叙述过去的斗争情况：东坑是盆地，周围环山，村口在南面，反动派几次进攻，都被消灭在张开的口袋里；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的时候，“红小鬼”也腰插短枪，走在队伍的前头。当时，东坑群众抗日锄奸的情绪很高，由于附近有“乌军（汉奸土匪）跳梁”，因此周围山上有人民武装放哨。

厦青团同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既向群众宣传，使党的抗日方针变为群众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也提高自己抗日救亡的思想觉悟。

## 2. 执行党的团结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厦青团一方面对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另方面也重视争取友党友军、中间势力和爱国人士。

在闽南各地，厦青团尽力同国民党领导的抗敌后援会配合开展抗日活动。龙岩工作队到南靖县城，就住在县抗敌后援会，我们和他们一起宣传、演戏、家访，还一起在公路上开沟挖壕（破坏公路），作阻碍日寇进攻的准备。小溪工作队也经常同县抗敌后援会协调工作，并通过他们邀请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在公演之前作简短的抗日演讲。

支持国民党军队抗日，是厦青团一项重要工作。厦青团一到漳州，就由副团长谢亿仁带队，向七十五师献旗慰问，祝愿抗战胜利并希望军队支持厦青团。龙岩工作队到龙山时，同国民党汀漳师管区一位文书周曼卿联系，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住宿、吃饭、宣传都比较方便。以后到小溪，我们又去拜访汀漳师管区营长汤涛，他要求厦青团派一些人去他的部队做政治教育工作。以后团部派了童丹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汀、洪涛、施青龙、陈如竹(陈萍)等同志前往，中途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去成。在小溪时，我们还同一位原来当土匪，被国民党收编担任游击大队长的张河山晤面，请他支持我们宣传抗日，并请他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话。起初他推说“只会拿枪，不懂得讲演”，后来还是同意了。他讲得很简短，要大家起来抗日，又狠狠骂了汉奸一顿。

在坂仔，对一些有名的开明人士，像赖炳坤先生等，我们都一一登门拜访。小溪有一位名医张国瑞，是基督教徒，我们和他联系比较密切，他也给我们很大支持。团部“交通”郭奋志从漳州到小溪，染上伤寒，我们请张国瑞医生诊治，又通过他送郭奋志进小溪救世医院，团员日夜轮流看护。不久郭奋志不幸逝世，也是靠张国瑞医生出面募捐钱物，为郭奋志买棺木埋葬。

小溪工作队在小溪及附近乡村约一个月，执行党提出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既深入群众宣传、鼓动，也争取当地区公所、抗敌后援会、汤涛部队、游击大队长、商会和各界人士对抗日工作的支持。

### 3. 教育培养团员，在抗日救亡斗争中锻炼成长。

厦青团团部和各个工作队领导十分重视通过工作实践、群众教育、理论学习、思想锻炼等途径，提高团员的思想觉悟。

厦青团成立时没有半点经费，许多团员就在海沧小学成立大会上献出所带的银元，有的献出金戒指，陈冰同志连佩戴的金项链也捐献出去。团员每日三餐稀饭，没有工资也没有零用钱，生活十分艰苦。龙岩工作队从漳州到龙岩，往返 500 多华里，全靠两条腿走路，跑长途，爬大山，以唱歌解疲劳，以山泉解饥渴；漳州工作队在敌机轰炸、扫射下奋不顾身救护伤员，真正做到团歌提出的“不怕艰苦，不怕牺牲”。

工作队每天都开汇报会，一星期举行一次生活检讨会，由大家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小溪工作队队部设在双十中学校舍，特地开办一个小图书室，排列《辩证唯物论》、《大众哲学》、《新人生观讲话》、《社会科学概论》以及许多苏联小说。童丹汀、洪涛两位正副队长还给我看党内刊物《前驱》（闽西南特委机关报）和《前哨报》（漳州中心县委机关报）。

在漳州，厦青团团部请一位姓许的老共产党员作《抗日游击战争》报告，并于8月间举办训练班，由洪学礼讲《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张兆汉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邓贡直讲《批评与自我批评》。20多位同志和我参加学习。

通过党和群众的教育，通过工作锻炼和理论学习，团员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从不懂事的青少年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真正成为“钢铁的一群”；一部分同志则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虽然，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在闽南活动的8个工作队只存在10个月，就被国民政府不公开地解散了。林松龄、邓贡直、陈如竹、高倩妙、王筱光、陈珠卿等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先后献出宝贵的性命。但是，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这面旗帜是永存的！厦青团同志抗日、团结、进步的事迹是永存的！“我们是钢铁的一群”的精神是永存的！

# 回忆厦门儿童救亡剧团

梁开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9月3日，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宣告成立，至今已过去50多年。回忆往事，浮想万端。

“七·七”事变前，厦门中华中学和附属小学的林平风、沈永时、周定南、叶耀来、林莹聪、宋英华、梁开明等学生，在陈轻絮（敬思）老师的培养下，以文学兴趣聚拢在一起，组织了“绿苗文艺研究社”，出版油印本文艺刊物。是时，厦门人民抗日救亡怒潮高涨，中共厦门市工委委员洪学礼（雪立）到中华小学找陈轻絮、林平风等联系，商讨组织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以鸽翼剧社的部分小演员和绿苗文艺研究社成员为基础，再吸收一部分爱国少年儿童参加。上海电通电影公司演员洪凌（学禹）由上海到厦门，参加厦儿团任导演。厦儿团设干事会，在陈轻絮、洪凌老师带领指导下，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响彻云霄的抗日救亡歌曲。在课余活动中，厦儿团深入街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虽然我们年纪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但我们同其他救亡团体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为筹款救济金门沦陷难童，在鼓浪屿鹭江戏院首次演出《在焰火中》，接着，在厦门南星戏院公演《古庙钟声》。我们发起救国献金运动，为前方战士募集寒衣，到前沿为挖战壕的军民送茶水，演唱爱国救亡歌曲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为响应汉口保育运动，1938年4月4日又再次举行公演。

1938年5月10日拂晓，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强行在厦门岛东北角的五通、浦口登陆，当天傍晚占领厦门郊区莲坂村。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厦儿团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在中共厦门市工委书记陈伯敏，闽西南特委巡视员钱兴率领下，冒着炮火，撤退到鼓浪屿。在鼓浪屿英华中学礼堂召集了厦门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妇女慰劳团、鼓浪屿青年抗敌服务团、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厦门诗歌会、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等单位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全团108人，分为9个工作队。厦儿团员有30多人，列为第九工作队，但对外仍沿用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名称。林云涛（环岛）为总领队，洪凌、陈轻絮为领队。第二天深夜，厦儿团冒着敌人炮火，分搭小舢舨到嵩屿，再由嵩屿步行经海沧、角尾到漳州，准备撤退往内陆。原预定到武汉一带开展工作，后来得到闽西南特委指示，要往南洋宣慰侨胞，争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因而厦儿团从长泰彭山返回漳州。

5月下旬，由洪凌、陈轻絮率团从漳州出发，当时公路已破坏，汽车停驶，只能沿破坏了的公路或山路走海线，经漳浦、云霄、诏安等县城镇、乡村，徒步前往汕头。我们大都从小生长在城市，不惯长途跋涉，又当炎夏季节，每天趁着早凉和傍晚赶路，最多只能走三四十里。道路崎岖不平，敌机经常骚扰，艰苦的行军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互相帮助，克服困难，顽强地前进。走了一整天，又累又饿，但只要一到村镇，就立刻敲起锣鼓，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宋英华和她7岁的弟弟哲杰演的小流浪者，常常让观众感动得流下眼泪。我们在街头画漫画、写标语，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定胜利！”“誓死不当亡国奴！”等。我们教群众唱方言歌谣：“滚滚滚，大家起来拍（打）日本。阿兄做先锋，小弟做后盾，拍甲（打得）日本仔变做蕃薯粉！”我们还用歌声告诉广大群众，认清我们的共同敌人：“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

邻居,有个小东洋,几十年练兵马,东亚称豪强,一心要把中国亡!”教唱或演讲时,我们的小同志个子小,就让大同志托在肩上,施明新就是站在大同志肩上,指挥群众唱歌的。

同年8月,厦儿团由汕头经普宁、海陆丰、惠阳等地到达广州。我们得到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广州青年抗敌队、广州儿童剧团等群众团体的配合,还得到爱国人士蔡昌的支持和资助,住进了他所创办的方便医院的楼房,医治了因长途跋涉所患的疥疮等疾病。蔡昌还赠送每人全套童子军服装。当时在广州的邓颖超大姐听取了我们总领队林云涛关于厦儿团到广州前的沿途情况汇报,以及准备到海外宣慰侨胞为持久抗战的打算。邓大姐对厦儿团十分关怀,随即由《民族日报》记者梁若塵陪同,到方便医院看望全体团员,并合影留念。她说:“你们小小年纪就那么热心爱国,真是我们的国宝!”她那慈母般的形象深深铭刻在团员们的心头,大家感受到无比的温暖,莫大的鼓舞!

同年9月,厦儿团由广州到香港,受到文化界、新闻界和旅港福建商会等社团热烈欢迎,受到福建籍香港绅士杜其章接见,也得到侨界知名人士庄成宗、庄希泉和旅港福建商会主席康镜波、陈伯诚的关怀和支持。《华字日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报刊撰文介绍厦儿团,在港九福建同乡中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为慰问前线战士和救济难民,我们在香港太平戏院演出话剧《小英雄》、《谁是我们的爸爸》。香港的影剧明星登台作客串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和著名作家茅盾、夏衍也到戏院观看我们演出,每场演出的荣誉票都被争先购买,场场爆满。我们每次演出都能把对家乡深切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仇恨尽情地表达出来,深深地打动了观众,常常是台上台下一起流泪。每当我们和宋庆龄领导的难童保育院的孩子一起唱:“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回不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

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老家，打倒它，才能够看见爸爸妈妈！打倒它，才能够建立新中华！”台下就群情激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保卫中华”等抗日歌曲。在香港两个月，我们不仅募捐了不少款项寄回祖国，而且还促进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厦儿团原来打算到新加坡演出，因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不准我们入境，改途到越南。同年11月底，我们从香港搭大中华轮，经过四昼夜航行抵达西贡、堤岸。到越南之后，林云涛老师首先给我们讲述安南（越南）的历史和地理。我们也亲眼看到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生活。我们在越南南圻、中圻、北圻、西贡、堤岸、海防、河内、顺化、岘港、宜安以及柬埔寨首都金边等城镇巡回演出，得到当地华侨领袖颜子俊（永春人）、雷鉴卿、龚景波、陈肇基和华侨商会张振帆、洪晓春、《越华日报》郭茂基、福建学校张洵、林莺等知名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使我们得以顺利地开展爱国救亡工作。我们在越南工作期间，采取二三个团员组成一个小组，定期到学校、工厂和各地同乡会担任歌咏辅导员，教唱《松花江上》、《长城谣》、《黄河谣》、《救亡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帮助他们消除了帮派观念，组织了统一的华侨救国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爱国组织。这些组织直到我们离开越南后，还一直为抗日救亡而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

1939年元旦，我们唱着陈轻絮老师编写的歌曲《厦儿团过新年》。歌词是：“亡乡九月，父母远隔，心肠愁，何时回故乡？小小年纪，海外诉哀衷，为民族自由解放，不怕关山万里长；今天流浪过新年，明天返故乡！”我们流着眼泪唱，但更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我们的总领队林云涛因长期劳累搞坏身体，被留在越南堤岸工作，好挤点时间治疗肺病。张兆汉从香港赶来越南，接替林云涛任总领队。我们在陈嘉庚先生帮助下，本来准备到东南亚等华侨较为集中

的国家宣传抗日救亡,但由于殖民当局的阻拦,而停留越南的护照期限又已届满,因此决定回祖国大西南参加抗战工作。最后在越南首府——河内最大的中国戏院举行公演。河内是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总督府所在地,当时法国人民阵线上台执政,对越南殖民政策有所影响,殖民地政府政治部对厦儿团表示友好态度,他们官员都出席观看演出,还向厦儿团献送花篮。在当时这是件罕见的事。

同年8月13日,厦儿团带着爱国华侨捐献给祖国抗日战士的5大卡车慰问品,包括各种贵重药品、慰问袋、慰问信和50多面锦旗,通过中越边境,经镇南关到广西省。我们沿途做宣传工作,在街头演讲,教唱抗日歌曲,刷标语、出墙报。我们经龙州、南宁、柳州抵达桂林。当时全国文艺界、新闻界、戏剧界知名人士洪深、巴金、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范长江、胡愈之等都在桂林,还有上海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剧团、广州儿童剧团、抗敌演剧队、抗日宣传队等也在桂林。厦儿团到桂林后,就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同这些抗日救亡团体一起工作。回到祖国,我们就像回到家见到娘的孩子一样。我们到郊外李家村的八路军办事处献旗、慰问演出,并汇报我们在越南、柬埔寨等地的工作。徐特立、李克农等同志亲切接见我们,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温暖的大手抚摸着我们小同志的头顶,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代表侨胞慰问台儿庄抗日战士的药品等物资,因李宗仁不在广西,转托广西绥靖公署白崇禧主任代为接受。白崇禧将军、黄旭初省长等军政当局接见我们,并在乐群社设宴招待。厦儿团的活动,以桂林为中心,先后在桂林机场、良丰、兴安、大圩和湖南冷水滩、全县等地的伤兵医院,用歌咏、戏剧慰问伤兵,分发侨胞赠送的慰问袋、慰问信。我们组织“伤兵之友队”,真诚帮助伤兵写信、缝洗衣服,教唱救亡歌曲……1940年秋,在保卫大西南十万大军的战斗中,我们深入到张发奎所辖第四战区进行慰问演出。张发奎将

军、吴石参谋长接受我们献旗，并观看慰问演出，帮助我们安排分赴桂南前线，到日军已撤出的南宁、武鸣、宾阳等收复区进行修复和善后工作，慰劳群众，动员灾民回城重建家园。

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厦儿团从桂南前线慰问活动后回到柳州。陈嘉庚先生率领的“南洋华侨慰问团”也刚抵达柳州，我们到车站迎接。陈先生给厦儿团每月1000元补助。后来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化。上级指示我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厦儿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条令、社会习惯，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多交朋友，多读书学习，积蓄力量。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立即筹建学校，作为扎根之计，但仍保留厦儿团名称。当时旅桂的军政人员、回国侨胞，尤其是第四战区参谋长、旅桂福建同乡会名誉理事长张贞及吴石，委派广西大学教授曾希亮与厦儿团商谈合作事宜，成立协议：学校定名为黄花岗纪念学校。校长由同乡会推荐林素园担任，校务主任由厦儿团推荐施青龙（大德）担任，经费由会馆房租项下拨付；学校所需基金由厦儿团到各地公演筹款充实。教师由年龄较大的团员许岱君（翦）、周定南、叶耀来（凡）、王憨生、颜锦英（萌）、童晴岚、陈松子、叶近智担任。张兆汉、洪凌、陈轻絮仍负责厦儿团的领导工作。

珍珠港事件后，国际、国内形势逆转，陈嘉庚先生的津贴中断，经济上困难重重。在组织关心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把团员分散安排。年龄较小的同志转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创办的儿童教养院，边学习边劳动。有的输送到皖南敌后参加抗日，有的团员考进广西师专、桂林艺专、音专学习，有的进桂林飞机修理工厂学技工，有的转到新中国剧社和其他社团工作。其余的同志坚持在黄花岗纪念学校这个基地进行工作和斗争。1944年，日军大肆进攻湖南，造成湘桂大撤退悲剧。在这烽火连天的动乱年代里，厦儿团成员被冲散，厦儿团在抗日救亡的历史舞台

上战斗了 7 年,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募集了一批现金、物资支援抗日,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一份贡献。

## 抗战中的厦门妇女

江菱菱

“七·七”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不甘心作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厦门的妇女界，冲破了数十年由特殊环境造成的沉闷状态，纷纷走出厨房，走向街头，走向战场，投入到抗战的滚滚洪流中。

1937年7月28日，福建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成立。国民党市党部特派员陈联芬任主任委员。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属下有个“慰劳工作团”，其前身是“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敌将士总会厦门分会”。团员200余人，由厦门各界妇女和部分家庭妇女组成，其中大部分是知识界妇女。会址设在定安路保生堂三楼。团长谢忆仁、组织股长黄楚云、宣传股长陈亚莹，都是共产党员。可以说，慰劳工作团（简称慰工团）表面上虽由国民党厦门市党部领导，实际上是由中共厦门工委妇女支部具体领导。慰工团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厦门市各界妇女参加抗敌救亡运动，具体工作是进行抗日宣传，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她们出自一片赤诚的爱国心，满腔热情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

慰工团大量的日常工作是配合另一个抗日团体——宣传工作团（主要负责人为中共党员）作抗日宣传。她们运用歌咏、戏剧、演讲、募捐等形式来唤醒群众。其中，街头宣传是最经常的活动形式。慰工团的同志们手拿小旗，敲锣打鼓，把群众吸引召集在一起，先教唱救亡歌曲，然后进行演讲，最后演街头剧。这种宣传形式群众

非常欢迎，很有鼓动作用。在演讲过程中，群众了解到日军对沦陷区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慰工团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深深地打动了群众，经常出现这样感人的场面：有的观众掏出腰包所有的钱，劝阻老汉别再打自己人，要把力量对准敌人打。有的观众愤怒地扭住扮演汉奸的演员，痛骂不已。这时，演员只好摘下胡子，脱掉假发。观众才醒悟到是在看戏，随即松了手，但眼角还挂着激动的泪花。在大戏院或露天搭台演出抗日戏剧时，经常先作演讲。主要的演讲者黄楚云虽然是广东人，但会讲一口流利的厦门话，而且富有演讲才能，深受群众欢迎。巡回宣传一般是到厦门市郊、鼓浪屿和邻县乡镇。如1937年10月17日，巡回宣传队一行50人到白水营作两天巡回宣传，演出《咆哮的河北》、《警号》、《秋阳》、《父子兄弟》、《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戏剧。邻乡闻讯，特地派人来邀请他们前往演出，鼓动民众的抗日热情。可见当时慰工团的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

同年10月，慰工团和宣工团分组向厦门各商店、机关、群众进行劝募救国公债宣传，积极筹购国防用品，以应战时之需。在劝募过程中，除进行演讲宣传外，还教唱以劝募公债为内容的歌曲。歌词是：

“你也唱，我也唱，  
千人万人齐欢唱。  
全民抗战开始了，  
摧强惩暴声势壮。  
有气力的出气力，  
披坚执锐上战场。  
有钱财的出钱财，  
救国公债买几张。”

.....  
妇女一样知爱国，  
同心协心保国疆！

.....”

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响遍厦门各个角落。

在 1938 年的春节抗敌宣传周中，全市共有 12 个救国团体参加。各团体联合在戏院公演抗日话剧，举办抗战火炬游行和抗战艺术展览。慰工团的同志们深入群众，发动、组织他们参加这一系列活动，效果很好。

1938 年 2 月 23 日，慰工团发起在厦门市教育会召开全市妇女界反侵略运动大会。到会妇女千余人，中有年幼女童，也有龙钟老嫗。群情激愤，气势豪壮。会议开始，首先由慰工团团长谢忆仁致词，继而党、政、军代表训话。黄楚云、方美依、陈冰等先后演讲。最后大会致电全国妇女，坚持抗战到底，呼吁彻底肃清汉奸亲日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该日出版的《江声报》对大会的热烈情况作了报道。

1938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各界妇女 1 000 多人参加纪念活动。8 日上午开完隆重的纪念大会，立即组织游行。队伍从市教育会出发，沿途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路旁围观的群众数不胜数。队伍到达思明南路口才解散。游行途中曾遇警报，但是队伍秩序井然，有组织地避入泰山礼拜堂。8 日、9 日晚上，厦门和鼓浪屿各大戏院都连续上演抗日戏剧。这些事实说明，厦门妇女“不再沉闷着把岁月耗在昏暗的家庭里，昏暗的灶头下，踏上民族解放的大道了！在慰劳抗战受伤将士的队伍里，在唤醒同胞的宣传队伍里，都有大批的妇女踊跃地参加着！”“厦门的妇女怒吼起来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了,这是值得庆幸的!”<sup>①</sup>

为了加强抗日救亡舆论宣传,慰工团与宣工团联合出版《抗敌导报》。该报主要宣传全面抗战、抗战必胜的道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任务,反对分裂投降,批驳错误论调,大量报道闽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谢忆仁、陈亚莹等妇女骨干经常写稿(谢为该报编委),发表不少有关教育、动员妇女抗战的文章。《抗敌导报》成为厦门以至闽南地区民众的喉舌、抗日的号角。

为了提高厦门妇女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妇女骨干力量,慰工团还举办妇女夜校,教妇女学文化、学政治;同时也重视做儿童工作。她们利用每日清晨报童聚集在各报社门前等候发报的机会,教唱救亡歌曲,让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就懂得民族仇,国家恨的道理。孩子们穿大街走小巷,边卖报边唱抗日救亡歌曲。陈亚莹经常深入到老百姓家的院子里,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学唱抗日歌曲。这一来,把那些不大出门的家庭妇女也吸引过来。于是,她便鼓励大家一起唱,还进行讲解,使他们懂得歌词的意思,从而达到宣传的效果。在这个时期,整个鹭岛沉浸在抗日救亡的高潮中。

慰工团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慰问抗敌将士和难民。1937年11月10日,日舰4次炮轰厦门,日机5次临空骚扰。厦门胡里山炮台守军奋起还击。为激励守军士气,谢忆仁带领慰工团步行到胡里山,向守军献上慰劳品,致词表示敬意。翌日《江声报》载:“该慰劳队能于警报频传声中执行其职务,市人更当慰劳此慰劳队,而为之致敬也。”11月25日,日机不停地骚扰,日舰向五通开炮20余发,守军还击。26日,慰工团骨干李青彬、王筱光带领部分家庭妇女,携带水果、饼干、罐头、面包等慰劳品,前往五通慰问。这些慰劳品全是家庭妇女节衣缩食募集而来的。入秋后天气转凉,慰工团及时

① 《抗敌导报》,1937年9月26日。

开展了为前方将士征集寒衣的活动。通过市抗敌后援会发出告各界同胞书，征集 10 万件棉被心和 5 万双布鞋。慰工团不辞辛苦，四处奔跑，深入发动妇女群众缝制棉被心，捐钱买布鞋。她们的行动，赢得广大妇女同胞的理解和支持，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关心和爱护。有的端茶，有的捧粥，有的帮忙安排住宿。令人感动的是一些微少收入的家庭妇女和侨眷，毫不犹豫地捐献出现金和首饰。入冬后，市教育人员战时工作团发起组织妇女缝纫队，为前方将士裁制寒衣。这些缝纫队由中小学校女教师、初中以上女学生及缝纫女工、家庭妇女组成。她们集中在学校里，或商借公共场所，设立缝纫工场，利用星期日及课余时间完成。有的家庭妇女则将布料带回家中，日夜缝制，但都须遵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办事。<sup>①</sup>

1938 年 3 月，国民革命军七十五师到厦门接防，慰工团、宣工团前往慰问时，看到士兵用简陋的工具挖掘工事，十分吃力，即主动提出开展“献力”活动，帮助挖战壕、筑工事。第一天“献力”就发动了 1 000 多人。慰工团组织妇女到工地送茶水、洗衣、做饭、唱歌慰劳，整个工地热气腾腾，大家情绪十分高昂。第二天各报头条新闻均报道军民合作保卫厦门的“献力”运动，收到很好的效果。先后一个多月，突破“万人献力”计划，出动 3 万多人次，既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又增强了厦门驻军的抗敌信心。“献力”运动后期，在南星戏院组织文艺演出，其盛况《星光日报》作了详细报道。

慰工团还做了大量慰劳、安抚难民的工作。1937 年 10 月 26 日，金门沦陷，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到厦门。11 月上旬，谢忆仁即带领团员前往慰问，帮忙安抚逃难的老幼，照顾无人护守的小孩。当时，日机经常临空轰炸，慰工团的团员们在轰炸声中奔走，慰问和救护那些被炸难民，揭露日寇的残暴和侵略野心，宣传只有万众一

<sup>①</sup> 《抗日新闻报》，1937 年 12 月 27 日。